

# 踏上征途

邱名棟

本文作者為故名將邱清泉將軍介弟，所記均為當年事實，特為介紹。

## 憶雲南之一

三十一年冬天的冬天，我在重慶牛角陀交通部裡工作。一天下午，接到清泉大哥的電話，叫我到他那邊，有事商量。我由牛角陀走到李子壩，走的氣吁吁的；上一上樓，便看見大哥坐在一把旋椅上，兩手按在手靠上，嘴角掛着一支烟。

「呃，你來了，我就要到印度去。」

「到印度？」

「上級派我當新一軍軍長，現在我正在部署人事，你懂英文，你跟我去好了。」

「我英文說話怕不行。」

「不要緊，先辦辦文稿，至於說話，練習練習好了。」

「……好，我去。」

「半個月內就動身，你準備好了。」

我在回交通部的途中，邊走邊想，在交通部幹會計，那是一碗平安飯兒，至於發展，地位那是談不上。現在有這末一個機會，能四處跑跑，多見識見識，不是很好嗎？人的生活應該是波浪形的，也只有波

浪形的人生才會多彩多姿……我天真地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覺地走回部裡。

那天晚上我把這事告訴同宿舍的高庭芝學長，庭芝兄也表示贊同，而且還說了些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之類的話，第二天我便向交通部會計處呈請辭職，很快就批准下來了。

我開始在李子壩這邊工作，名義是秘書。那是一棟新租來的一棟西式樓房，作為新一軍幹部臨時辦公之用，三四十個幹部同志同在這裡工作顯得非常擁擠。不過，大家好像籠罩在新前途新希望之下，精神上都很活躍、愉快。

這裡所籌組的是一支新軍，以原在印度的新二十二師，第三十八師為基幹，再增加一師及直屬部隊擴充成一個軍。這時大家忙着向各部隊挑選幹部，編組各處室，請領餉械被服裝具，接洽交通工具等，至十二月半已大致籌備就緒。並且洽妥了三架運輸機，定於十二月廿一日由重慶起飛，前往印度藍姆迦（Rambhadr）中國駐印軍訓練基地。

那時原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中將由昆明到重慶來。軍事當局為鞏西南邊防，把第五軍擴編為第五集團軍。

，升他爲第五集團軍總司令，就在杜的建議之下，當局的人事部署改動了，調泉兄任第五軍軍長，另派原第五軍副軍長鄭洞國任新一軍軍長，

十二月十七日泉兄突然接到這個調動命令，心理覺得很不愉快；但他是軍人，一切得服從上級命令，經杜總司令勸駕之後，他接受了新任命，於是先前的籌建工作全盤作罷。

至於我呢，既已向交通部辭了職，自不便再回去，經與泉兄商談，他要我到第五軍軍需處任會計課長。

我拿着泉兄的介紹信去見軍需署陳署長（良）。

陳署長和我原有師生之雅，他連連說：「你去很好，你去很好，公事我這裡很快可以發表，以後在工作上有什麼困難或有什麼意見，你給我來信好了。」陳先生家長式的談話，和慈祥的笑容，給我印象很深，也使我由衷地崇敬他和感戴他。

我把請領經費糧秣被服的事接洽好了，並且收集了一些現行軍需法規，主計法令等。回到復興關鄉下，把私人家務也料理一翻。妻把草綠色的舊軍服從箱底翻出來給我批上，打着趣說：「你又和三年前的舊相好在一起了！」

出發的前一天，杜總司令在第五軍駐渝辦事處召集我們這批新幹部講話，他平頂頭大濶嘴，穿一身「重慶呢」的西裝，褲腰上紮一根大兵皮帶，看起來土裡土氣，但目光炯炯，講話時眉尖飛動，顯出英武的氣概。他說：「雲南那裡的風氣有許多和外省不同，

街上舖子到中午才開門，官民很多吸鴉片，我們軍人最好少進昆明城裡，進城時身上不可帶槍枝，我們要嚴自檢束，不要隨便行動，隨便講話，絕對不許和民衆起糾葛，我們要做到軍民合作，軍愛民，民愛軍。……」據同事們說，省垣昆明的秩序由雲南部隊負責，中央軍是不許駐在昆明城裡的。

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的早晨，重慶這座山城被濃霧籠罩着，太陽像褪了色的紅紙圈貼在白霧砌成的牆上。我們一行二十多人提着簡單的行李包，渡過嘉陵江，爬上江岸，只見岸上排着長長的運輸車隊，那是第五軍軍車運送汽油到貴陽去的。我和胡醫官立民跳上一輛卡車，在汽油桶後面找塊隙地，把舖蓋放下當坐墊，背靠着汽油桶，便這樣向西南出發了。

車過了綦江，霧慢慢地消散了，展露在眼前的是連綿不斷的大山，一山高似一山，那層層的梯田，像波紋般延展着。田裡的人和牛，像是落在波紋上的螞蟻。放眼向前望去，遠山是一抹水墨，隨着車子前進，山色由灰變青，由青變翠，由翠變綠；一山轉過一山，這山色不斷地變、變、變……

車子輾輾地向遠處爬，我的神思也在向遠處爬，我想到雲南、想到片馬、班洪，想到祖國的西南邊疆；於是記起少時大哥念給我聽的一首詩，我還記得他說過這詩是日朝鮮總督伊藤博文作的：

「男兒立志出鄉關，不立功名誓不還；  
白骨何須歸故土，人間到處有青山。」



無意中口裡哼起來，忽然肩土被人一拍，

「怎麼，作起詩來了？」胡警官笑着問。

「沒有，沒有，……」我這才從幻想中回復過來。

第三天，這列車隊到達了貴陽。要到雲南去還得另找車子，等了五天，好容易才坐上一輛第五軍軍車，却想不到這車到安順便拋了錨，進第五軍工廠修理去了。我和胡警官便在安順西門外的一間旅館住下來。

一天復一天，車子總是沒消息，心理悶得慌。一個下午，隔壁房間住進二位女客，還帶着一個

四五歲的男孩，她們看起來二三十歲，文雅的樣子，那較年輕的憔悴中顯着秀麗，由她們的談話中知道孩子在發燒，要去找醫生，胡警官便毛遂自荐，拿着聽診器替他看病，認為是傷風，他打開隨身帶的藥包，拿些藥給孩子吃了。

次早，孩子果然不發燒了，那母親自然感激不盡，過來道謝，於是我們便交談起來，在談話中知道她們是堂姊妹，本是貴陽人，這次從昆明來，等車向貴陽去。

第二天正是陰曆三十年的除夕。臨到年節，一個羈身逆旅的人，不免倍添家室之思，胡警官提議今天邀她們在一起吃年夜飯。到晚上他叫了八道菜到房裡來，高燒起一對紅燭，胡警官拉我同去邀她們，她們遲疑地表示不過意，但終於帶着孩子過來了。

五個人，有男有女，有大人有小孩，團坐在一桌，觥籌光錯，說說笑笑，倒真像一家人團圓過年。飯後圍着火爐繼續聊天，她們變得更坦率了，在我們友善的語調下，她倆都道出了她們的身世。

那做母親的是個棄婦，她曾經梅開二度，首任丈

夫是貴州省前省長周世成的副官，在周世成遇害時同時罹難了，第二任丈夫是昆明的一個警察局分局長，

分局長討了姨太太，不再理睬她，她被迫帶着孩子回

貴陽去。那年輕的說她的名字叫愛芬，兩年前她曾在

某隊裡當過政工隊隊員，她的丈夫是運輸商行的司機

，上月車子由昆明經重慶開到貴陽，被查出輪胎裡夾

帶鴉片，被扣押起來，不知死活怎樣。她要趕向貴陽

去看他。她說完了這些，還嘆着氣說：「世界上都是

同樣的人，爲什麼有不同的命運，我真不懂！」

「你真的不起，提出這末一個富於哲學意味的問

題。」這是我給她的同情而打趣的回答。

次早，我們接到軍工廠通知，車子修好了，匆遽

中和愛芬姊妹道別上車，車子向前急駛，冷風軟軟地

打在臉上，我與胡警官相覷着，心理却泛上一番溫馨

之感。正是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！」

這一路西去，所經過的是橫斷山脈，爬過一座大

山，前面又是大山，山巔和山巔可以望得見，但車行

必須繞百千個彎下山，又須繞百千個彎上山，這樣便

化去半天工夫，二十四彎便是滇黔路上的出名險彎，

時常有車子滾下山坡去，幸好我們車子沒再出毛病，

第五天到達雲南曲靖，由曲靖換坐火車，當天下午到

達第五軍司令部所在地的楊林。

這次一月十五日由重慶出發，二月四日才到了目

的地，歷時計二十天，抗戰時內地交通的困難，由此

可見了。